可齋續藁

一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可齋續藁後卷五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御前金字牌八面內侍省皮匣御寶封降下尚書省劄子一道六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曾伯除資政殿學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臣竦聞渙渥倍切震驚臣竊以

陛華書殿視秩政塗中朝所以待近嬖之儀中命戎行
兼制邊面南渡所以用重臣之意如臣無似揆力已窮
方當五疏丐休之餘忽被一札遷褒之寵服君恩之至
厚顧時事以敢辭第惟一介臣之技分量不可過盈四
封外之任司存不可踰越矧其孤立本乏寸能經營襄
郢猶新復未穩應接巴夔比舊規員異正支吾之弗逮
豈負荷之可忝聞者輒及鄰憂實關國事特以瞿灎戶
門之相倚敢云岷嶓脉絡之與聞遽爾委之詎無議者

茲天寵便蕃而並命繫人心觀感之一機自捄弗暇顧復侵官欲罷不能乃令進職不特犯弟子輿尸之戒抑且負小人乘器之譏用瀝由衷仰祈垂聽伏望皇帝陛下曲回聖造宣諭輔臣如未容舊職之控辭且乞賜新除之寢免尚為鄰助別付時才庶允穆於僉言亦退安於愚分

第二次辭免

臣昨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

面特與依執政恩數嘗具辭免今月十五日詔書不允
臣祇承聖訓交惕愚衷竊惟朝廷圖任遐方貴量能而
授人臣出任國事不量力則危必具智畧可副于倚毗
不待恩數曲示于優假臣自知庸老累有懇祈茲正當
三宜休之時豈應在五不避之戒躐陞其秩兼制諸鄰
嘗傴僂以備陳肆丁寧之益至上恩如此臣忍負之第
臣去留之際蹤跡正不自安辭受之間觀聽尤所咸屬
歷階而上實弗容冒寵越境之寄則不敢固辭蓋已條

奏事宜拱聽處分猶恐兵難于喻度有知識者之共憂
用瀝血誠薦瀆淵聽伏望皇帝陛下收回天渥軫念時
艱不必假臣以非所宜居之官所乞許臣以可以有為
之請謹當報國何敢愛身所有資政殿學士及執政恩
數決不敢祗受其節制四川邊面職事續降指揮下臣
即當消吉恭奉施行

辭免資政

照對臣閏六月二十一日准遞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内

侍省皮匣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十二日
三省同奉御筆李某依舊資政殿學士除四川宣撫使
兼京湖制置大使一面指置戰守進司夔路又尚書省
劄子并勅一道奉御筆李某特賜同進士出身臣叨被
寵綏冞增戰栗竊惟一月之内洊辱九天之恩以若庸
愚奚所蒙稱伏念臣連歲之請所冀者求退而非欲求
進近日之奏所願者辭榮而不敢辭難正需處分之得
宜則欲祗承而暫制詎期再命而俾兼人十年迭當制

闈而復使之宣威三舉見黜禮闈而今叨于錫第且尚仍于荆牧始進次于夔封寵數之極恩禮之隆委任之專責望之切此時而有是命何說而可以違但臣考南渡以來以荆兼西土之事臣鼎雖除而中輟臣珙暫受而即辭況今荆牖户之尚虞蜀籬落之已壞垂危之證有識共憂剏時論之所陳見人心之攸屬或乞輔弼大臣之鎮蜀或須文武重望之帥荆以臣無能曷克兼領雖孤忠之自勉揆大義即當行二境受敵如其有虞一

物不牢則將俱𢿱在旁觀猶駭若顧徒手以奚之益事力可以使人名稱豈足以使人威武可以御敵官職豈足以御敵偃然受此謹謂斯何不惟已有徼取于上之嫌亦恐人有誘致而前之誚殞身遑恤貽國之羞用盡露于肺膺敢再伸于傴僂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粗守于忠實念臣將蹈于艱危容臣穆卜剛辰奉行節制免臣疊勤君寵徒重人言將先來資政殿學士及今來四川宣撫使賜同進士出身恩數並與收回所有勑劄已寄

留制司激犒庫不敢祇受

第二次辭免

臣昨具奏辭免資政殿學士特與執政恩數及四川宣撫使并特賜同進士出身恩命今月初七日十二日連準詔書不允臣伏讀詔旨之及仰見睿眷之隆退惟么微豈應屢瀆第念捧土塞潰有識知其爲難累棋致危旁觀實所共駭有如蜀患不待臣言朝廷假之以寵榮授之以委任陛下申之以訓諭期之以事功臣復冀辭

可以引避但政路禮秩不可躐而升儒流科級不可竊
而取以連歲之切于請老顧何勞而偃然叨榮至于宣
威建官事體尤重軍民之所繫望鄰敵之所觀瞻不必
遠稽先朝僣敢近舉前比臣竊見前制臣孟珙辭免奏
疏當時以寧武之節而建宣閫亦俾兼京湖之任而進
䕫門珙之言曰邊遽令赤手以當壞爛空虛不可支持之
地臣一身不足恤一家不足道宗廟社稷之計是因臣
緘默而誤之何以逃天下萬世之責珙又曰今日事勢

非捄蜀不足以保呉非資呉不可以捄蜀若令臣奮空拳進司䕫州决無可為之理所乞豫于兩淮揀選精兵三萬聽其調遣且乞湖南兼隸當珙時蜀未大壞荆未有襄郢諸城邊面也珙之不敢輕進猶如此臣以文吏豈敢望珙將畧珙以為難臣何敢慨然易之前所以不敢固避者以朝廷止令節制蜀邊時危衆憂黽勉酬應聖詔纔至今乃必欲臣之祇拜恩榮進當閫任此則正犯珙戒委非臣能臣今以節制司行事已自踰句若俾

進司夔門固不敢憚前塗兵糧之給足後務區處之得人臣自當擇日前邁惟是宣威建官一節則既無孟珙所請之軍兵又無孟珙所料之錢物冒昧而往徒擁虛稱將來無以寬陛下之顧憂無以副西人之期望萬一事不如人意筆之史傳罪將誰歸是時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矣至于美名好爵足以榮身臣亦豈不願慕特以利害關繫如此沐冠貽誚嗜假取亡此又臣之所不敢也用是披瀝肝膽不避再三上瀆淵聽伏望聖慈憐

臣平生艱難之跡察臣今日懇切之悰寛臣以所可為
不必强臣以所不敢容臣與蜀閫協力備禦隨機應接
畢此冬防之後檢舉三年以來累乞休致狀放令歸死
牖下所有恩數臣未敢祗受

第三次辭免

臣近在旬日之内屢被詔書之頒錫以褒奬之華勉之
戎事之役君恩至渥臣子敢辭第惟一介庸陋實無能
解之可稱三命寵綏俱非分量之當受敢輙忘其凌犯

用別白以控祈竊惟公朝惠念閫臣歲加遷擢以循序而升則可若躐等而進則踰茲以遠臣驟視近㢡况俾閫于西路未有副于上心先榮其身而勿辭後敗乃事以吳曠此資政殿學士執政恩數之所以不敢受也至于宣威建閫事任不輕自敵壘近境以肆侵而蜀視比年而益壞圖惟其實當共扶持修大其名徒耗用度况已行節制之事見此辦進司之裝不量力以承將制肘是懼非特荊州委畀之未有亦恐渝閫牽制而難為此

四川宣撫使之所以不敢受也又若科名之賜雖寵然
由場屋而得則宜文字弗靈久已絶望賞功而予秪亦
取羞況朝廷每以假於人葢為任子不可居之選令焉
藩翰之職初無流品之拘果秉時徽榮恐貽誚有識此
特賜同進士出身之所以不敢受也疊是三者臣皆出
肺肝之真非飾情貌之僞敢恃千一之遇用罄再四之
陳伏望聖慈曲回淵鑑特賜畫收于恩命俾令勉效于
事功俟畢防冬許從請老拜生成之罔極雖銜結以莫

酬所有前項恩命俱未敢祇受

第四次辭免

照對臣自今歲以來乞休致者三辭免資殿恩數者二逮除宣錫第并辭恩命者又三矣臣之溷瀆聖聽罪在當誅臣之控露愚衷辭亦已竭萬鈞所壓一介敢違第臣十年兩閫愧無毫髮以報公朝三載累章所乞骸骨以歸故里屬西事之孔亟奉上命而暫董此但當效駑蹇之力以答殊恩又安可貪爵秩之榮以異初意邇者

三不敢之具奏一無他之飾詞載惟資殿所以示制閫之褒遷臣則今已離制閫儒科所以寓宣司之假借臣則豈敢建宣司徒取此名𦣱副其實矧茲行役之際聞諸輿人之言謂臣此去遠則荊之留務顧慮尚多此行入則蜀之副閫牽制寧免荊之微力已疲于兩年之應援蜀之殘力𦣱給于二閫之供需近方已條畫利害陳詎敢為官職榮進計實懼荊蜀之俱困將貽東南之大憂用寧嬰犯于鼎鈇難以祇承于綸綍伏望皇帝陛下

推回天之造貽並日之明矜鑑屢陳收還重命俾臣安心泝峽畢力應渝倘藉宗社之靈獲寛秋冬之責早令休致實拜生全

第五次辭免

照對臣不避天威游有陳奏伏念臣昨蒙新除資殿及宣威蜀道并賜儒科節次已累具辭免十月一日恭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聞命跼蹐不知所措本不當再

有違戾第惟臣自揆衰朽久懼滿盈十年荊淮兩閫犬
馬之力已竭陳情納祿三載于茲非是今日旋求脫身
之計比因閫寄遞遷叨敘異數隣境急援洊錫隆名臣
始終數月之間懇切累章之意迫于時事詎暇身謀固
謂委任則不敢辭恩命則不敢受蓋恐前後之所請心
跡之相違也乃若應酬西事屢亦見之奏疏奉行節制
弗敢不勉宣威建閫實非敢當蓋蜀已大壞非藉荊力
不可也始意調遣而上統率得人應接其後犄角叶力

或可以施淺畧起壞證竭來駐峽尚徂進夔頃覺思慮損心區處失節雖事埶至貴于審度而君命未免于淹回進止一謬恐誤事機去留載陳正俟處分自料必貽于罪譴豈復更望于寵榮用瀝愚衷重瀆淵聽伏望聖慈俯察孤危之跡非出虛偽之辭早賜收回前項恩命或未加黜謫且令扶持二境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而去實拜隆天厚地生全之賜

乞留夔帥手奏

臣竊惟北兵未息時當禦備之嚴西鄙浸深日傾傳聞之異諒關廑聽不待臣言臣適閱邸文知易夔帥以中朝之有命在外閫以何辭第惟與荊唇齒利害相關係蜀背吭形勢當處利閒之籬落固已急瞿灔之門戶亦不輕刱築新城未見端緒既已立此的以示敵必須付之鑰以得人中道遽移後手孰繼況糧無一月之積而兵乏千人之屯若使小有踈虞豈不大為梗塞臣累陳愚畫具告公朝正望先陰雨以綢繆庶幾作風寒之遮

護宣今遷改夔懼空虛此非止於荆憂亦未為於蜀計
蓋聞宣於渝間每事頗有弗合宣於蜀將平時多不相
能既勿合則慮有勿孚不相能則易至相激茲正當膠
轕之際豈宜使扞格其間本為防蜀之圖乃失保夔之
任更望聖慈宣諭宰輔若必欲令韓宣往任利帥則竊
恐劉濟難付夔城速須圖回早定委寄臣見俟丐休之
得請不當越次以有言浸淫波及慮闗安危拱默坐觀
慚首俯仰敢陳管見密告淵聽失此夏月玩忽而勿思

将見秋風措置而無及今日之事固當爲應接西南計
尤當爲深護東南計也惟陛下加之意

乞早除荆閫奏

臣不避天威輙有陳奏上干睿聽臣竊惟荆蜀兩閫自
昔各當一面臣以庸陋始者誤蒙朝廷委兼節制時當
危急不敢控辭繼準宣威之除且被趣行之旨靡容駐
峽乃俾進渝在臣自當捐軀豈敢避事但臣今来至蜀
已涉踰月離荆將跨半年載念昨于八月二十八日纔

抵松滋又于十一月初十日既次秭歸兩嘗具奏欲望
公朝早除荆閫正以後務之事恐闕北顧之憂歲當更
端日俟造命乃今猶未蒙朝廷處分臣竊見京湖兵事
雖付吕文德總統司存留事雖委蕭逢辰兼管竟是事
權不能歸一意見恐有不齊冬防之粗安雖幸無虞春
哨之將動實所深慮兼自敵人營鄧近迫吾襄水將漲
而固我舟之宜草漸茂而亦彼騎之利圖回應變授任
豈可匆專倉卒命帥臨期則已無及臣今相距二千餘

里外一日泝峽每事已不能遥制止緣未除新闔猶且
兼繫舊銜或者傍觀勿亮中臆不知臣已屢請將謂臣
不一言只為蜀謀不思荆計倘或遽書條警邊吏稍疎
公朝又勤宵旰之懷愚臣寧逭春秋之責此身何恤惟
國是憂用敢再披血忱以告伏望聖慈早賜睿斷宣諭
宰輔亟選文武威風之重臣或嘗更閫寄素負時望者
授以京湖制臣職事一新觀聽分任封疆不勝軍國之
幸

回奏御筆節制四川邊面

臣今月二十四日恭準御筆以臣繳夔門書言紫金事蒙賜聖訓者臣竊惟以郏析聞因鄰言而難掩貽漢闕顧揆臣罪以當誅敢期淵聽之兼容俯錫奎章而下賁寵之異數授以神謨敬稽首以欽承知鞠躬而激烈臣妄謂兵家勝負之事此亦其常朝廷處置之宜則無不服恭覩昭回之訓已新區畫之規將命姚韓分任盖利且以夔子上流之重復擬文德西泝之行當衆心疑懼

之靡遑幸聖算經營之先定果三將之協力與一帥以同心是雖多虞尚克有濟第以韓宣方辭而未進文德之動或匆孚索裒毋俟大寒微桑正宜未雨若待秋冬而後處寧無宵旰之上勤至于委令微臣節制邊面因考前朝之典故不同今日之事機臣浚之除節制沿江蓋自有宣閫之寄臣鼎之請節制吳玠然終輟蜀道之行浚則運棹近在於目前鼎則意向固見於言外以二臣之重望豈一介之擬倫今俾兼制於二千里之遥始

假虛名于諸軍校之上鞭長而腹勿及臂使而指不隨
矧刱一司尤繫羣望獨見豈能慮過空言不可用人敵
謀浸深荆力有限正恐兩地俱急為彼所窺設或一面
稍疎伊誰之責臣茲承寵命交懼愚衷惟艱難多故臣
子不容引辭而職事相干體統尤當審處儻昧此危機
而冒受是誘於好爵之爾靡臣已瀝私情備見公奏伏
望皇帝陛下察臣言之至切防事會于未然速遣重兵
而命大將回人心之機括守邊面之喉衿容臣下流始

仍西援天其為之佑順日庶有於底寧

貼黄

臣竊惟建置一司遥制於二三千里之外既自專閫安能兼人必令受命靡辭惟恐掣肘是懼臣竊觀左氏載孟明之事不以一眚而遽止君子是以稱子桑之忠誦繆公之明唐杜黄裳用高崇文於蜀托言劉濉為代即能成功令日之事臣欲望陛下更入睿冥毋輕更易但乞速下有司遣將調兵共支大敵庶免

費一番區處伏候睿旨

御筆批答回奏

臣比叨恩渥嘗具奏陳正惟艱難之寄非綿力可兼寵數之榮於微分尤過用祈反汗實出由衷敢期淵聽之鑒臨洊賜奎章之勉勵恭誦睿訓洞燭戎情良由捄蜀之阽危將俾貲荆之應接此何時也其敢辭乎然蜀境破壞夐與昔殊恐荆力單微不暇他及已備陳於條畫正祇俟於聖裁兹蒙諭臣勿辭戒臣受任既籲天而靡

徇容涓日以敬承第聞宸謨之委畀雖隆時論之流傳未一或乞輔弼大臣之入蜀或須文武重望之來荆臣冒進則有不量力之譏顧留則有欲固位之誚矧羌情雖充國不能隃度而蜀事雖諸葛未易逆知以臣之愚安保必濟既任此封疆之責所恃惟宗社之靈敢望聖慈詳加英斷俾進退俱無於失據顧死生當竭於報圖保此孤踪歸之洪造

已領節制司職事手奏

近者恭奉御筆以蜀事上關聖慮始除臣以節制繼命臣以宣威臣乞休未俞乃辱委寄揆才勿稱已伸控辭緣連准指揮趣臣領事載念蜀證危急之日有非微力避難之時其一介悃悰已累具疏奏乃若宣威恩命則無此事力不敢當此官名昔趙鼎孟珙所不敢兼臣豈敢任如節制司事則臣敢不奉詔令已取三十日庚子望闕遥拜祗受布宣明指徧諭部屬移書將帥勸以事功大犒士卒新具觀聽亟檄僚掾親往以商確趲調兵

戍續進以擇防繼此隨事之宜盡力以應所願飭秋冬
之備或可寛宵旰之憂第臣自五六月以来得襄陽邊
報敵見聚兵河南將以今秋大入謀窺襄漢近諜且益
緊又臣今月二十九日得蒲澤之近書閏月十四日敵
哨已有至大獲長寧者雖即驅逐出境覘敵勢似已動
此兩地所報大與常年不同臣未能前驅且有後顧臣
已諭蒲澤之勉之以隨宜應接檄吕文德來此以共圖
併行日前敢以節制司至緊者二事為陛下告一則朝

廷調江淮萬兵入蜀初謂可以增戍以今所聞僅可補
亡此視己亥督府調兵西援已大不及矧傳他路調遣
率多老弱充數而器甲且弗備亦未見報到以何日起
發深慮姑應官差之命莫紓國事之憂伏望陛下亟諭
大臣勉厲他閫速調精旅兼程而前更備後著毋持孤
注一則臣據蕭澤之二十三日書余晦閒名命已不管
邊事澤之見以監軍節制行事此正蜀道轉旋之機安
謂名不正則事不立臣猶在遠責在澤之授鉞而任號

名始專美印未予精采何有臣雖諭以同舟而共濟俾
毋掣肘而自沮亦嘗見具前奏伏望陛下併諭大臣速
頒成命除澤之以四川制副庶資協力乞濟後圖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

照對朝廷徃命宣制閫臣入蜀科降錢物自有舊例臣
適當危急之日猥被旬宣之行所請科降僅蒙朝廷通
行科撥計十七界交一千萬銀三萬兩金銀帶牌等尋
雖陸續稟請別未蒙應副截日郭章已管押到者止是

小交三百萬并金銀帶牌等其韓顯見管押錢銀尚在
道未到伏念臣祇受宣閫之命雖是在邇然以節制司
行宣閫事自閏月迨今實已半年中間開府支犒四川
諸軍調遣京湖江淮軍馬赴援遣將委官接續西上及
連月戍峽并一行水陸軍馬進司重慶并官吏將佐半
年俸給支過錢銀糧米等用度浩瀚蓋已不可勝紀盡
是於京湖制總帥府諸司那融應用所準朝廷已科到
小交三百萬寧復更有餘在今來既至重慶凡調軍犒

軍等支用並合從四川制總司庫支給若為荆蜀各閫窠名計合筭見數目俟韓顯管押到續科錢糧撥還京湖臣重惟蜀之兵民官吏半年待宣閫之來豈不望扶持其急缺令提數千旅而至朝至而夕取給於有司但見重耗事力兼又目擊蜀計窘匱如此豈堪更供兩閫支用區區謹體朝廷以荆資蜀之意將帶行沿途支遣各司餘在錢糧盡數刷湊十七界京交三百萬貫準朝廷元科已到之數并金銀帶牌等並發送四川制總庫

交收所有韓顯管押續科錢銀候到併送收管以備支
用庶幾財賦窠名端正界限分曉不特使蜀人知臣此
來未至便用蜀中財賦亦見臣自開節閫行宣司以来
未到重慶以前並是藉荆力支吾今自十二月初十日
到重慶以後纔始支用朝廷科降錢物雖荆力因此未
免於疲敝而蜀計賴此庶少寬急迫除已將上項錢金
銀帶牌等已撥送四川制總庫取到收附外所合繳奏
朝廷伏乞睿照惟是蜀力竭矣事會難測費用無窮民

不可重困楮不可多抄自此朝廷須用以東南之力救
蜀荆州事力自此不復可以再仰矣本司見據制置蒲
大監連狀乞備申科撥照且狀申却乞朝廷檢照宣撫
李同知孟節使兩政近例及本司累請多賜科撥施行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

臣以非才誤蒙聖恩推擇旬宣蜀道延見軍民吏士亦
既越月載念昨奉明詔恭誦陛下訓詞所及軫念蜀民
仍歲不得息村墟寥閒井邑蕭條荷鋤無丁聚廬無託

丁寧懇切播告中外莫不曰仁哉王言此天地父母之心也詔旨申諭且將犒我將士賑我人民此又陛下不特載之空言方將見之實惠蜀之三軍百姓既家誦而戶知之矣近準朝廷頒降銀兩給犒諸軍營壘雷驩已慰徯望獨蜀民未沾溥博之澤猶有愁嘆之聲臣自入峽以來願思布宣陛下德意而羣然生齒焉能人濟諸溳晝思夜慮未得其策因閱入境所受民狀大槩以制總司連年秋糴為苦類丐蠲罷臣非不知先朝李蘩總

蜀賦首罷民糴蜀人至今德之然當此邊戍未休歲計所仰三軍嗸嗸待哺一日不可無食非與民為市何所取辦此固未可要目前之譽而輕易議免也徐而考究秋糴始末葢自前閫以來行之已數年大抵以人户家業錢敷泒此外别無秋苗之輸名糴而實斂也姑舉一二年間所行淳祐十二年余玠任内元敷八十二萬一千餘石實催及五十一萬一千餘石寶祐二年蒲澤之糴司元敷五十七萬五千餘石實催及三十二萬二千

餘石寶祐元年減糴數多故不具訪之故府以前年分往往有糴及六七十萬舊歲以值秋旱且敵早入故不能及數則是蜀餉一年調度凡取辦於秋糴者過半焉戍夫撤糴未可罷也獨惟有司於秋糴之外又有和糴立價猶時有高下秋糴立價則諸郡一等參照前後體例余玠任內民間米直大約每石四五百貫而官司秋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貫文以京券價揆之纔比十八界五百文僅足銅錢一百文足耳蒲澤之權司以來民間

米直大約七八百貫官司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券價撥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十文足耳使此錢盡到民户止得償時價之十一況又取嬴於斛面減剋于吏手採之衆論但白輸爾蜀民雖已習為常例然豈能無怨今嗣歲方興引領東向亦望朝廷推斗升之惠以活我當春和時奉行寬大正當恭體明天子嘉惠遠民推廣實德庶不失細書一札元行之旨臣不揆狂瞽擬乞朝廷行下

四川制總司今來寶祐三年秋糴仍循舊例以家業均泒但於制總司見立官價上朝廷特與寛恤一年斟酌適中每石與立價通作第一料川引五百貫文一體收糴除制總司仍自管認八十貫之外其餘貼科糴本朝廷給之仍令明見榜示其寶祐四年以後却自從制總司舊例酌度區處蜀民當此大兵之後稍蘇今年之氣脉實被一分之寛賜臣再會約糴數且以五十萬石為率每石第一料川引五百貫總計二十五千萬貫內除

總制司管認四千萬貫朝廷合貼支第一料二十一千萬貫雖為數若夥然以蜀中見行銀交計之止該二百一十萬貫蜀之銀交亦猶東南之十八界交相類也以是計筭則亦不為重貽朝廷費陛下儻不以臣言為非惻然見之施行乞令有司行下蜀閫令項抄造此項銀交之數專椿貼糴不許從而多造是亦一時權宜濟民之策庶使遠民皆知明詔不為虛文全蜀幸甚臣管見如此亦未必上合廟論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裁酌可否

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

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謬庸百無伎解誤蒙簡拔薦玷藩宣憂患相侵筋力久竭乃者二三年之陳控十餘疏之丐休所祈餘生歸老故里曾莫回於乾浩俾進戍於坤維屬方艱危安敢辭避恭體睿旨廟謨勉令其暫入固知宣司制閫並建之久難令則至渝雖閱時之未深然而在荆已半載之兼制始虞北隘困急而賴已圍解繼慮西衆

盤泊而幸亦遄歸既稍寛西顧之憂自合上東還之請
兼臣疆陲徧歷已迫頽齡風土不諳居多病日形體幾
頃爲之枯悴精采不復可以振揚此衆目之共知無一
語之敢妄儻留未去必斃於斯況當蜀計良費於支吾
只須制臣自足以運掉徒使官吏添一司之費寧免將
士處兩姑之難雖脉絡未嘗不通而贅疣終覺何補用
伸前禱庶無後艱伏望聖慈俯察愚悃諭宰輔爲專任
荆閫之計從傲臣昨累陳休致之章放歸丘樊俾事醫

藥實拜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賜

再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疏庸誤蒙陛下簡拔洊更藩閫無補涓埃齒髮既衰精力已竭頻歲以來屢祈納祿去秋西事孔棘始叨兼制之命繼被來宣之除自知非才豈克勝任中間以荆蜀兩地牽制暫駐月峽亦恐蜀力凋耗不宜宣制並建嘗得九月三十日左丞相書言上憂蜀事甚切勉臣一行切勿滯留夷陵且言但得臣身到渝城稍

候蜀事之定即可東歸繼又得左丞相十月望日書言今日蜀事之急莫如西安之圍未解令臣體承聖意勉為一行纔到古渝敵退即歸又臣得十月初五日董參政書言是日奏事上問臣入蜀之期聖諭有云只往宣撫一番即還亦可參政就奏如聖斷許其如此臣當報之得旨卿可以此勉之臣恭奉睿旨廟謨丁寧真切用不敢辭避遂以隆冬泝峽兼程進渝極力調兵協謀破敵仰藉宗社有靈皇威遠暢將士用命吉語踵來始憂

竹隘危急而隨幸釋圍繼慮西兵盤泊而亦已退遁其在兩三月之頃不止十數捷之間伐敵謀於方張回士氣於久挫蜀事視前亦自稍定矣臣載思宰輔之語恭體聖明之知其於此時已合請去而況臣以病軀荏苒連月留則將有隕越於下之患蜀以殘力供億兩閫久則恐至淪胥以敗之憂以此臣於此月之初嘗具奏疏乞檢會累請特許休致亦臣前者免牘願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言可覆也伏恐公朝未諒愚悃不避斧鉞之戮

載犯雷霆之威欲望聖慈宣諭宰輔弗渝明訓曲保孤蹤俾臣守本官致仕放歸田里以養沉痾所有蜀事荊臣蒲澤之久在西邊熟諳兵畧足可備委寄寬顧憂伏乞睿斷早賜處分容臣夏潦未盛出峽實拜天地更生之造

三乞休致奏

照對臣以三月初三日二十日兩具奏疏乞檢會累請放令休致三月二十六日恭奉九日詔書不允臣祇誦訓辭感深涕泗臣以孤危之跡受殊特之知圖報國恩

敢徇身計第念由荆泝峡屢奉宸謨自秋徂春幸逭邊
責兩司之並建難久一介之亟去為宜敢期睿慈猶賜
勉諭乃以渡江前修受任而示戒顧臣庸陋豈敢擬倫
因思昔者張浚歷年之多蓋其自禮侍進樞廷建宣閫
時方年三十有三齒壯氣鋭以所負才畧始出膺委任
涉歲月之稍久亦事勢之當然如臣則幹方淮荆兩閫
十載度嶺入蜀險阻備嘗三塌再乘馬力已盡年垂六
十顧影栖然百病纏身日事藥裹豈可與浚同日語者

兼以浚開府川峽之時蜀非凋壞之蜀且京西湖南北
悉隸之兵多財足將士一心運掉如意今比浚時何如
哉以浚社稷重臣精忠無媿而當時且不免浮議至有
醵金募人訟之者事功之難居復如此臣視浚為駑下
而天語顧欲以浚望之可不懼哉臣日者之請蓋以聖
訓嘗許即還朝謨嘗約即歸蜀之人士亦皆知臣可暫
難久之規且念比年旬宣於蜀蓋僅及期珙纔數月蓋
暫則可久則難也臣累年抗章納禄盡出真忱豈敢更

復貪戀名位幸而蒙公朝保全一去以蜀事付蜀閫臣猶可扶病軀返故邱活餘年荷帝力不然臣之身不復計惟恐觖蜀人之望掣蜀帥之肘供億竭伎倆窮憂端叢謗議起不為玠斃則為晦斥國事不堪再誤矣用敢不避霆擊薦扣淵聰伏望皇帝陛下如天鑒燭察臣非有辭難避事之心憐臣孑立無與之踪履危蹈險之久曲從籲告早俾歸休臣死日生年不忘聖德

回御筆奏

臣今月二日恭奉御筆以臣洊奏丐休特加勉留勿復有請竊以井絡東宣陳情當去奎章遠播賜諭俾留聖恩優渥以如天愚悃分凌兢而無地敢殫懷切載瀆邃嚴伏念臣本以庸才誤膺煩使一生江海風濤之險備嘗十載淮荆犬馬之力已竭累從近歲祈返首邱屬因西土之艱危勉奉上恩而馳騖聖明有訓宰輔具言速其泝峽以于征許以至渝而即出幸騰月捷稍釋旰憂方私心仰望於保全而溫旨猶勤於勸飭受恩如此寧忍

負之第臣精力已疲於前課效難責於後顧再衰三竭雖作之而勿興况一傅衆咻尤凛若而可畏事之當慮臣已屢陳兹恭誦於睿謨期俾還於舊觀厥證深而豈乜劑之可起前車覆而為後轍者益艱遠揆浚炎是安可同日語者近稽㙜珙亦皆不踰時去之盖久於斯其敗决矣此在臣所不足恤惟恐蜀愈弗可為今制閫諸所奏陳實為西土之望倘宣司無所施設祗重南人之羞抑有難言不敢具述伏望皇帝陛下昭皇明於千萬

里之遠鑒近事於三十年之間閫外臣豈無一能適逢時會天下事不堪再錯勿重人言念臣相宜力於疆陲俾臣早投身於田里天高地厚願垂從欲之仁日升月恒猶有報恩之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蜀邊利害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詔書以臣再乞休致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昨在京湖自壬子春乞令休致於今四年實自知精力不逮必至誤國而有此請公朝以

時多事非惟未遂東歸乃俾西泝始令暫計今乃淹留茲又一再懇告復閲俞音且近承宰輔貽書密傳睿意許俟及冬而去臣螻蟻孤踪豈敢屢瀆惟是宣司之建自去夏閏晦以節制司行事今將一年孟珙嘗謂非得三萬兵不可入去秋臣離荆之始兵猶半之今日前除遣回外荆旅僅存五千餘人内程大元二千五百餘人尚戍閬州七百餘人隨晉德守敘其在重慶者今不及二千所謂宣司帳兵川南各二百人耳伎倆止此有何

威力乃若宣司科降則李𡌴孟珙自有近例今臣蒙科
降十八界交二百萬貫銀三萬兩已撥付四川制總庫
交收除去冬未到渝以前資荊力支遣今半年之間節
次共支過金銀錢引紐計第一料二十八千餘萬計約
元準科降幾已支過前項第一料之數是截日科降已
無分文矣資用如此何能施為至於今年西事則前者
冬春之間臣以虛聲支吾仰賴朝廷威靈屢以捷告我
有勝氣彼有懼心深願承此機會去其巢穴其如議論

之無成説錢糧之多掣肘將帥之不一心今亦徒言無
益矣敵連月備我兹乃聚兵以窺我自此月十三日来
犯閭城雖次日一戰即退今踰半月出沒於果閭蓬巴
之境尚未北遁當隆暑如此本非騷動之際縁敵巢不
遠故無休息之日抑亦覘見我之深淺敢爾盤泊無所
顧忌臣雖與制臣商確遣調張祥等前去戰遏行下姚
世安等出兵牽制但以距秋寇逼敵若未即退去阻我
邊餫妨我農穫最是蜀之廪儲將罄正望一稔民命所

繫東路耕鑿不多垂欲登場儻或我當待哺之際彼敵
扼吭之謀因以為資豈不可慮蜀病已危而又添此一
惡證雖蜀人皆謂敵必自去以常目之臣實懼焉至廢
寢食今所願臣言不驗敵哨即回不至如前所慮則幸
萬一敵謀或出於此兵力未能去之則勤陛下西顧之
憂將尤甚於去歲矣蓋去歲公朝雖以蜀為憂猶有京
湖提兵應援一着蜀之糧儲尚可繼敵猶傳說東南遣
一宣撫而入必有重兵南可退敵今歲恐公朝不復以

蜀為憂徒見冬春間事一時粗定必謂宣制兩司畧可
倚伏而不知敵已窺我且易我向後彼勢日愈熾我力
日愈竭至於兵殫財乏糧罄民空而束手無措將蜀不
可為矣今不言之而異日言之恐無及此在他人則掩
諱臣不敢也臣今奉明詔僅未敢言去所願陛下詳臣
所陳諭大臣早為救蜀計而已此外臣惟有捐軀報國
不知所云干冒天威死有餘罪

辭免轉官奏

臣今月初四日準劄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

奉御筆賈似道李曾伯各特轉一官邱岳特除龍圖閣

直學士職任並依舊寵數渙頒微躬震惕竊惟進秩之

典所以序勞錫命之榮且將因任臣一無功之效報累

有疏以乞休蘇負甫幸釋於兼荆鼯技幾已窮於救蜀

正以舟艱於共濟絃解而當更積薪寢上蹊盩愈深大

瓠𠯿中贅疣可削恪奉及冬許去之旨敢萌踰歲望遺

之心重費聖裁聯升樞級分已盈而詎宜增益力不逮

而將速顛隮臣敢瀝由衷仰祈迈汗伏望昭回天監保

惠廑踪俾仍舊階特寢新渥少畢驅馳之役汔投寬閒

之濱

回乞休致奏

照對臣昨於三月二十七日洊具奏疏乞撿會累請放

令休致五月二十二日再準四月二十七日詔書不允

臣恭讀聖訓感激愚衷屬時夏哨方侵秋聲將迫又緣

被命區處類省以此連月恪共職次未敢陳瀆今邊防

布置已定川省引試已畢以蜀事則制臣位望已孚以
夔援則策司除授已久以宣司兵力則發遣回戍已多
臣於此際可以言歸竊伏載念荆蜀之相資已非一日
嘉熙間嘗命制閫兼蜀宣以運掉非便不數月而改兼
夔路制置大使又不便改兼夔路策應自是六七年間
聲勢上聯下接將士秋戍春還荆蜀便之癸丑之夏公
朝再建策應臣叨恩兼領敢不備殫救隣之力去夏以
來止緣紫金失苦竹隘廟堂倉卒以蜀亡爲憂自策應

改而節制節制改而宣司名稱雖殊氣力則一始命進
夔繼命進渝始令暫入繼成宿留幸而國威所及吏責
粗逃其實蜀已有制閫奚必再建自宣夔當罷策司自
可專任應接蓋宣制並建供億徒繁昔為一項費者今
為兩項費以承平之蜀且難況破碎之蜀乎臣與制臣
雖是同心而共濟豈無掣肘於其間設或誤事祇相委
責至於荆兵來赴蜀戍出於策司所調則帥在峽外士
卒知畏其主不敢有怠心今之宣司雖是舊嘗撫循士

卒已視如客豈能無去志此利害亦自易見特議論之
臣往往不深察耳重念臣一生艱險累任疆陲衰病相
侵歸氣已墮乞骸抗疏亦既四年冒昧此來初非貪慕
官職向使竹園不解西衆不退臣為罪首久已斥去今
自去年閏六月晦以節制行軍司事已踰一年兩閱月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入境領印亦既九閱月于此揆之
宣威近比臯僅一年拱纔五月歷時已自過之而艱棘
甚焉犬馬之力至此竭矣茲幸公朝大柄一新科瑣邊

吏莫此為急罷宣司以專制任舉要事以屬策司以一
軍心以省邦費此實上流先務非臣私計也兼臣昨得
輔臣密傳睿旨已蒙陛下矜憐許臣及冬而去今轉眼
且冬矣臣自入蜀並不曾干預財賦凡遇科降盡付制
司如有軍用就彼支給即無首尾綰繫謹齊心瀝忱不
避萬死敢以上塵聖聽伏望睿慈念臣偏吏三邊孤立
萬里曲回大造保全微軀宣諭輔臣俯從前請將臣放
歸田里實拜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恩干冒霆威跼蹐

俟罪

又手奏

臣不避天威輙伸危悃上干睿聽臣竊惟人臣事君之義雖東西惟命力所當盡者不敢辭然進退以時勢所當更者不容已臣猥以庸繆誤蒙簡知淮荊嶺蜀洊被煩使齒髮凋落精力殫疲籲天丐休已四年矣去秋西泝之初幾若蜀危在旦夕臣冒昧受任僥倖無虞圍解兵退之後即合恪遵聖謨俾之出峽舊相意欲委咎尚

令勉留宣司素非久建之官今自去歲閏六月晦以節
制行宣司事已一年兩閲月入境領印亦既九閲月於兹
揆之蜀宣近比臯僅一年珙方數月歷時已過而况臯
珙之時蜀未至大壞宣司猶不容久今以空虛積壞之
蜀宣制並立供億倍繁增印錢引則窮屢詰科降則潰
此而弗革斷不可支兼向之嘗建宣司正以弗便而
改為策應今宣司即策應也去秋帶行荆旅近已發遣
大半回歸止存五千比因命令不一淮軍之脚動而心

亦動矣司存名稱雖在事體已殊尚復贅疣轉見掣肘所幸目前蜀事稍定秋防粗已布置川省亦已引試蜀閫蒲澤之素諳西邊事宜位望已孚荊閫吳淵已兼夔路策應風采方振各專厥任委當其才臣於此時不容不祈哀於君父乞身而去實為國計非但私計也臣已具公奏外伏望聖慈矜憐邊吏驅馳之久俯賤輔臣申諭之言特賜以時頒命俾得及冬遂行三十年來南人帥蜀鮮克善去臣獲賴聖恩存殘喘歸老田里實拜天

地更生之造臣不勝跼蹐俟命之至

回御筆奏

臣比者不避霆威洊祈休致正懼塵瀆睿聽罪合嚴誅今月二十六日恭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十七日又準親洒宸翰俯錫恩言諭臣以寶峰敵謀甚深正須掃蕩勉臣以過此一冬却為處分臣拜手伏讀仰惟

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並兩儀曲憐一介之微俾有再生之望其為感戴未知報稱之所載念臣區區此請非

但徒為私計實有切于公家蓋蜀自有制臣蜀力當省於供億荆已兼夔援荆旅當聽其指麾兼思播之備禦攸關必荆蜀之脉絡相貫事勢至此亟須改圖此其由衷已蒙埀鑒至若實峯之事上遺君父之憂臣大愧寡謀未能禦侮實由機會一失巢穴愈牢非有重兵難于輕舉合勢用養力以俟其釁制臣蒲澤之若顓任此必克圖之臣既蒙天語留畀冬期臣恭當遵奉堅四封之守必一日之葺率將帥以飭軍實督糴餫以辦糧儲庶

幾臣雖東歸蜀免後慮所有宣司將來不過結局却非易帥之比目前謹未敢薦有奏請惟知恪共職次祗俟
聖恩

邊報事宜乞加備奏

照對蜀自鄰釁備在西邊猶以敵入之多岐嘗苦兵力之不足臣到蜀之初今春即得瀘南帥司言敵在雲南頗迫敘州長寧以裹諸蠻洶洶來告邊臣雖以為慮中
朝尚以為疑今自九月下旬敘州橫江之外忽有警報

莫知何路同時黎州申到謂敵已破烏蒙以地里而參
之恐敵哨之出此本司已隨宜調遣防托見之申明令
月初二日又據長寧備呂告蠻申到事宜具言敵自八
月透入近蕃以兵往援戰勝俘獲敵已穿出敘州小江
蠻地若然則與敘州所報事情已自畧同已再申外臣
竊照敵人今已深入夷腹繞出蜀背舊惟扼馬湖以備
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目前以蠻能抵敵猶恐輕哨之
未敢進向後若敵知蹊徑安保大勢之不繼來雖曰賊

諜恐在諸蠻然於漢地亦有往轍已亥敵哨皆到長寧南平施黔謹按

六合掌運圖和州亦有印本敵人今在敘寧相對若其取蠻路

則呂告之下過阿永蠻即羅氏即播州界由此而通思

通沅靖若其出漢地則長寧之東即是南平由此而之

涪夔之黔施接澧峽兩道之所出重山大林雖尚隔涉

天其佑順雖未必至此然敵騎之所嚮猶鼠穴之難窒

寧過于備而不可無備者最是敵若往蠻地羅氏思播

諸處猶各有兵力自保其境若出漢地則夔路江南邊

蠻諸郡昔所弗備俱無兵屯人知戰出蠻地為憂而不知出漢地亦可憂也蜀兵盡在江北諸城與敵對壘撤前離備後戶且不可而況諸蠻之地又在境外乎今日之事惟有自朝廷作規畫當視如頭然之急毋使至唇亡而憂速調重兵一項多萬人少數千命大將屯蜀地蜀閫不敢預却聽夔路策應司調用持重養銳視敵所嚮若果出蠻地則俟思播有急便道出思播境與楊田輩叶力扼之險要倘或出漢地則夔涪施黔間儘可據險防禦

敵若知我有備郤未必敢入此萬全之策也不然前險既越後注恐孤臣猶竊危之臣奉命來宣去冬猶有少兵力今回戍調戍外駐渝帳下零丁無幾若以益兵請朝廷但謂止為蜀計今所陳非止為蜀實為國也證狀如此臣若噤不一言則為不忠他時誤事諉咎何益用敢昧死以聞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詳臣所陳事宜亟賛聖謨早圖回而施行之不勝宗社生民之幸

乞調重兵應援奏

臣十月初三日以敵自蠻中迫敘州漢地嘗具奏聞自
後南北兩地邊報日急已節次具申樞密院今自十月
二十四日以來南則敵騎透出敘州慶符縣本司所調
都統張實尚在清平洞下與敵相拒今月十一日午據
敘州烽火告警是敵又出江前竊疑兵勢與北來之兵
相期而合則上扼嘉定援路或循南岸而下則下流震
動北則與元實峰久添生兵自今月初二日閬州渠州
兩處烽火同日告語閬自實峰入渠自米倉入又有一

路渡白水江向西今月十一日合州報到敵騎已迫順
慶沿嘉陵兩岸而下且近據巴州遣去通事羅守祿親
入興元探到事宜言希達雖死敵人特都筆且齊等分
頭入寇逆臣南永忠高貴畫策引領言今歲欲緩入遲
出欲哨重慶聚嘉定然亦未測所向但是今歲敵勢不
同常年常年雖犯東西兩川猶一江之可恃今歲乃出
南北兩岸且分路而大入衆論皆慮敵人如已亥之警
而朝廷未有已亥之撥去歲朝廷以苦竹圍紫金失謂

蜀且亡調援星急援之目前事體其憂過之臣見與制
臣蒲澤之每事商確隨力捍禦北邊之備雖若粗密南
寇之入實所不虞深恐繼此南北相合上下分哨腹背
受敵咽喉中梗不勝危急之處所有臣帶行援旅除發
回外為數無幾且多調出根本重地外强中乾今自入
秋以來屢嘗請兵干朝截日並未蒙遣發一兵入蜀此
而不以告之陛下 後恐無及矣欲望聖慈察事勢之孔
棘諭宰輔而共圖急遣大將重兵如已亥人數火速入

蜀為保護東南頭目計毋謂有宣司在蜀欲以虛名却
敵至誤大事此外臣惟有捐軀盡力以報國恩

貼黄

竊照己亥撥蜀督府調兵三萬余玠用蜀十年壬子
嵗賊兵一入即告朝廷乞調吕文徳以二萬兵援蜀
時蜀事未甚急也然蜀兵之不足于用于此已可見
舊嵗去相以文臣援蜀命武臣權荆皆謂倒着碁子
今乞陛下宣諭宰輔視蜀當如救焚溺以重兵大將

趲向緊地前者慮敵出思播如備沅靖今幹腹之敵既出蜀道目前思播卻寬欲乞急調備沅靖之兵以備夔蜀庶無透漏荆境若敵不出于夔蜀而仍出思播進前控扼亦一便也伏乞斷自聖衷早賜處分施行

回宸翰撫諭將士奏

照會十二月初一日恭奉御札以敵為不道幹腹之謀有年盤礴瀘叙外姦計叵測聖念將士出身以當鋒鏑

冰霜在候未獲休息令臣以聖意諭之早殲此敵第功
來上竊惟臣無勇畧以敵遺君父之憂帝有恩言聞詔
動武夫之感肅容祗誦附巳凌兢眷念坤維洊當阸厄
地寇方分頭而大入南邉復幹腹以交侵蕩揺我封疆
戕耗我根本此非小變不同常年正當壞局不可支之
時驟添異證出所料之外有如事勢巳屢奏陳臣比年
在荊極力援蜀玆處艱難之會皆有危亡之虞率衆登
陴知捐軀而共守麾軍却敵顧搏手以曷施是皆駕空

恃幸於前時又且積弱取輕於連歲覘吾無具肆彼狡
謀諸賢不圖實利害以救蜀中大槩多持虚議論以誤
陛下靡權量於事力徒鼎建於官名雖共協心寧免掣
肘今敵有三面之入而兵無一旅之来正切隐憂懼負
隆委忽覘漢札如綸之布豈勝楚師挾纊之温臣謹已
恭示制臣偏諭將士俾共思於奮發期仰副於丁寧敢
瀝危悰重瀆睿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念巴蜀腹背之俱
急實於東南頭目之相關宣諭輔臣亟命大將提重兵

而進援驅俾外患之胥平蜀獲再安顧憂倘釋臣甚萬罪

黜譴何辭

貼黄

臣竊照蜀自去年以來已歷三危證若苦竹不解西

兵未出一危矣夏哨久留秋糴難辦再危矣皆幸而

免今南幹北哨交迫又添此一危證目前敘瀘之兵

未退渠合之警方集近逼渝境勢恐窺伺倘朝廷不

亟救之蜀真危矣繼此圖維過計敢有豫陳欲望朝

廷於峽口措置儲積糧斛一項以備兵餉下殿步司
支撥萬人器甲付四川制司備用伏候睿旨

救蜀楮密奏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見今三界行使其第三料視第一料以五當一楮價猶未甚遼絕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今第二料第三料兩界散在公私行用者共紐該第一料一百二十

六千六十一萬三百六十二貫共折計銀會不過一千二百六十萬六千一百三貫有零此係是淳祐三年至寶祐三年十三年內印造兩料之數銀會一項自寶祐二年至寶祐四年正月兩年之間乃共造二千八百萬八十六石七十貫折計第二料二百八十千八十六萬七千貫見令住造以此會算則是近兩年所造銀會之數比之前十三年內所造第一料第三料之數幾已增一倍以上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貴乃愈甚支

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姑舉一二言之銀價去春每兩僅三千引今每兩七千五百引矣糴價去春每石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貨增長者稱是民生經紀以此而愈憔悴軍券支遣以此而愈艱難令將增造則益輕住造則乏用博詢僉論類諉無策愚臣夙夕思慮以引救引此所甚難盍若求之引外以圖活法竊謂楮之所以賤者以多故楮之所以多者以自造故蜀自比年以來造楮之權盡付制司雖據其言曰

其年其界印造若干多寡在手誰得而問竭西山之楮易陸海之珍往往多以虛取實而去前事不必言矣賈山以除鑄錢之令嘗曰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也使臣下自為之可乎妄謂法當先收此權已歸公上歲令照舊例觧引紙朴若干赴朝省却從都茶場印印楮券若干付蜀閫給用度如此則其源不濫其流自清天下一家本無川南之間所以有南券有川券不過始于民旅飛錢之便窮則變變則通此正聖人以神化使民者

見今蜀之銀交去年比東南十八界每貫貼換猶不過
增一二百今一年之間已增為十八界會子一貫可換
銀交五貫是銀交直與東南十七界會等矣更以在市
物有計之數目雖多其實則亦畧同如銀一兩雖曰七
千五百引實計銀交七千五貫亦如東南銀一兩十七
界七十五貫無大相遠也然則今欲救蜀楮莫若令通
用京楮紙朴既令取鮮於蜀道工墨亦不大費於朝廷
雖是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見今蜀人已重京

楮若降一指揮權時施宜何所不可但欲行此策當先計約軍券逐來制總司屢次增支券錢屯駐兵熟券見月支第一料四百貫屯戍軍生券見月支第一料六百貫却有支鹽在外然以百貫易一銀交是熟券月得四貫生券月得六貫得四貫者止該十八界會八百文得六貫者止該十八界會一貫二百文軍貧而怨良以此故今當與之照東南例並支京交且以熟券日二百生券熟一百計之熟券月可得京交六貫生券月可得京

交三貫却令制司與捐鹽數是屯駐五萬人歲支勲劵不過三百六十萬戍援寛作二萬人歲支生劵不過七十二萬貫共該四百三十二萬貫朝廷歲撿此數付蜀制總給軍劵每歲更以糴價斟酌從而給助其他公家用度蜀中自有諸項財賦令自措置儘可通融雖不造楮必不乏之用蜀中自此請給與東南等庶皆可以養贍蜀之民旅既知川南之劵通行而無高價兑易之患亦必為便利也抑又有一說蜀行三界充斥低昂幾太相

絕令蜀人持論姑息狃于自造自用之便多為第一料不可易欲藉之以為銀會子母市井視之糞土不如朝廷寶貨自輕太甚今若行前策當許十七界十八界會子並通行於蜀其四川銀會截日不許再造其已造者抑亦許通行於京湖松江其銀會只當作十七界行用不許減落違者並寘於憲銀會數亦不多所有蜀中見行第一料第三料見不過該銀交一千二百六十餘萬中間豈無水火不到若朝廷捐十八界二百萬貫下制司兌易

收此兩界或令制司輟銀兩收允毀鑿則蜀楮一清矣蜀楮之造者既止南楮之用者復廣非特可以救蜀楮之輕且因可以秤南楮之重實一舉而兩得之也書曰藥勿瞑眩疾勿瘳楮病深矣常劑不足以起儻蒙特垂睿覽俯采芻言更乞詳議而熟圖之又當先發此項本柄付之蜀閫然後可以定期日出號令區畫次序此則又在朝廷之上推而行之伏候睿旨

回宣諭并問救蜀楮繳密奏

臣三月初九日恭準宣諭令臣奬率諸將乘機掃蕩南北兩岸之兵早遂肅清庶不妨耕事從今便作捍禦工夫臣竊照蜀中去冬兵入腹背交侵乃一危證仰藉國威遠暢將士協心勠逐南之兀郎正月初旬已渡川江而遁北之希達正月二十五日已從壁山拔寨與敏珠爾頭項皆已相繼而退利閬諸郡二月二十五六以後已報肅清邊民俱已復業幸不失耕臣節次具申樞密院訖至若以後捍禦之事則辦糧儲備器甲擇戎將集民

兵結約諸蠻措置諸隘留遣援旅推行戰功凡此八事臣皆已區處曰辦糧儲則臣手自會約諸邊糧餉皆至新年五月可無闕乏之令制司遵照措置撥還且為中變糧之請曰備器甲則臣以制司見管多闕已申朝廷科支鐵甲弓弩箭鐙見蒙朝廷應副曰擇戎將則臣已同制臣商確命劉整管安西制帳亢用管保定潘全福管慶定常慶福管馮司兼順慶已申密院乞與除授曰集民兵則臣去冬已稟廟堂省劄專委制閫見差官措置

團集渠廣諸郡強壯邛蜀黎雅珍南等諸州皆可倣行曰結約諸蠻則瀘敘對境呂告阿永諸蠻見令制司差人齎禮物撫犒如雅州之嵓州運那銀驢茂州之鐵旗外耳烹近亦與之填官遣禮俾為我捍敵曰措置邊隘則北邊諸城規模已定南邊敘寧既經敵入乃所當防見委官住省界橫江夷境鹽井等處相度險阻措置控扼亦令南邊諸州有可以措置山寨者亟議圖之曰留遣援兵則臣前在荊所遣并帶行舊援近六千人二月

末已遣發所餘不多見已遣行新撥一萬餘人及今春
到蜀者已從制司商確存留近六千人餘並于此月内
遣令回戍皆與優支犒勞曰推行戰功則去冬一番捍
禦大異常年諸邊郡諸戎司將士戰禦立功頭項不一
人數亦繁今已斟酌等第類聚申上此乃有關將來激
勸以上八事皆其大綱至於其他節目隷臣職分凡有
係於邊防者已為之隨宜而酬應豈敢以將去而玩弛
臣悉已陸續具申密院矣玆者恭承聖訓用敢奏陳惟

是西事分任已有制臣以專閫寄策司以應變援兩鎮撫以防沅靖施黔宣司事體已陵夷精采已銷鑠邇來愈見難處不容復留茲春令倏晚蜀境幸清臣日俟乞休從欲結局去任所有救措一策未必可行本未敢奏陳聖謨俯問臣子豈敢有隱謹以管見具之白劄然此策必非蜀士所欲前者所以擬俟出蜀而後敢言也儻蒙睿覽或加采録伏乞出自聖睿免及愚請不勝幸甚

貼黃

臣白劄之上實出孤忠未必能合衆論最慮此聲一
出蜀中諸人不沮則激適重臣禍若非結局在即臣
亦未敢言却望睿慈早頒放還之命實拜保全之造
伏乞睿照

又貼黃

此筞出於權宜救急然蜀方仰楮以給今秋糴本正
要措辦若此聲一泄民聽易動去秋銀會忽嘉瀘間
傳惑不用便自費力今須詳議區處儻欲行之必先

科撥京楮一項充本柄俟其到蜀俟官糴辦軍券足
方可定出令之期却非旦夕便可更革伏乞聖裁

回宸翰勉留奏

臣昨者手奏乞許退休干冒天威正切震懼三月十二
日恭準親洒宸翰曲加訓辭臣百拜伏讀凜然莫知所
對蓋宣制宣策之皆難並建事理曉然非獨臣所難處
意向言論之不同朝廷固知之蜀之官吏軍民亦皆慮
之猶以朝廷前秋遣臣則曰敵退即出去秋留臣則曰

過冬處分孚於衆聽謂非久留以此尚泯於形迹令蒙
聖諭少留寵眷固渥然人心已它向臣氣已盡索且臣
當驚憂之後衰病日侵志慮凋耗留此不過苟容制策
間事緩則彼此相顧事急則爾汝相推而已將士官吏
從宣則違制順策則逆宣牽掣多端易啟間隙而況凡
有一項之費宣制兩處俱支殘壞之蜀支吾許時已不
勝其窘極久何以維之耶陛下但觀近進財計綱目一
二年所印銀會之數視從特幾倍即知之矣陛下留臣

本領共以保蜀正恐適速誤蜀也乃若聖謨所戒如邊防事件則臣近奏已陳大略不敢重瀆如大理一路則去年屢令俞興桑愈遣間體探小雲南以往今皆為北人降附地分路不復通兀郎之入蜀人猶有歸咎謂蹈開蹊徑者縱若再遣恐亦難達要不過結約諸蠻俾之覘彼動息為我捍蔽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風寒去年敵兵自南自北而入實與共之臣固以危急為憂或者及以張皇為說欲為隄備所乏之舟師已屢與蒲澤之言令

作措置至於救楮之策則具見前奏此事倘上當聖意
乞自朝廷斟酌可否推而行之俾知天子明見萬里之
外蓋非蜀士所欲難與共議之也若使知臣言而臣行
之慮有扺激利未見而禍先及矣臣又伏讀聖訓謂臣
之歸當有辭於諸閫此尤感陛下保全之意但臣自知
材智不逮所乞者休致非望榮進皇天后土實鑑臣心
自丙午以前臣為陛下守邊與珙玠同列今犬馬力竭
矣目前兩閫荆則月日未久淮則春秋鼎盛臣自知愚

分豈敢比倫伏望聖慈矜憐其衰鈍憫惻其孤苦特賜
早收成命放還首邱拜此天隆地厚之恩九殞不足以
報臣已别具公奏外謹昧死祈哀聖造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貼黄

竊惟蜀中甲兵錢穀盡在制閫實多宣司所申結局
非比謀代欲乞早賜處分俾澤之專意任事免相諉
責伏乞睿照

奏為徐提刑申呂馬帥事

臣竊以功名之會人臣之所難居讒譖之辭君父之所當察今有肆陳于胸臆不思如見其肺肝忌心一萌誣言百出臣不避萬罪敢為陛下告臣近據承議郎淮西提刑兼知濠州徐敏子申據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知蘄州呂文德吏欲本司備申臣閱其彈劾之詞大非公言盡出私意臣于敏子于文德俱同王事無所黨偏以平心言之則文德久董戎行素負忠赤聲名在于敵

國勲績著于三邉敏子雖自詭事功而易于勇怯往往
不能自重多所取輕荏苒遷延言殆非一日今敏子所劾
臣不暇一一與辨但去年入亳擣汴由夏涉冬以數千
之孤軍横挑堅陣取其城邑敵為之牽制而入寇遂緩
微文德不及此而敏子以為無功可乎不猶愈于匆匆
入亳夕至朝返踉蹡而出貽笑諸將者乎今年壽城之
役臣得敏子書無非危言駭論以為大事去矣其與史
冑之言至欲棄豐壽而守濠梁朝廷調遣諸項援師望

其應接師過不聞忠義之相勉惟務口舌之交侵平時
抵掌談兵大言無當臨時畏縮不畫一籌畧無纓冠往
救之誼今而憑藉國威僥倖戰捷為敏子者正當如亘
冲之抱愧入地可也顧乃弗逐抵巇之間轉為傾陷之
謀盡畧新功加罪首將三軍之士聞者謂何且如洛口
駐師首尾兩月將士冒隆暑當勍敵自四月十四日至
五月初三日石阜連捷敵氣既奪我師始克進步五月
初九初十十一凡三晝夜與敵兵水陸相拒沿流重橋

疊埧砲弩列岍軍士盡力搶奪寸寸而上之十二日援師入城冦勢圍繞如故次日持兵出勦一鼓而破之敵始北遁此非文德指授諸校布置方畧未必能以全勝若此今敏子又以文德為無功不幾責人無已乎豈敏子不知大將之事不在匹夫之勇不必以先登陷陣而後為功乎向使敏子輩如文德之人有此俊功鋪張誇伐當何如其措辭必不止此而已敏子之言可謂過矣乃若所申文德怏怏怨望形之語言及以譏褻議朝廷

以爾汝待君父則文德為制領時臣在淮西幕已識之今雖十年察文德之為人雖性頗直而言論自不苟兩年往来本司但見其為國任事不憚勞役文德雖率其言决不至如此姑以近日奉命援壽月日考之三月十八日文德始準朝旨整齪兵船越再宿隨即起離二十六日到本司蓋自蘄春不十日而至維揚未嘗徘徊觀望也總統之命始以諸軍頭目不一雖未免辭避暨五月二十三日虜遁既至一奉奎畫則文德曾不移時祗

拜領事亦未嘗固執違拒也恭順如此是豈不知畏朝廷尊君父者乎敏子入人之罪豈患無辭而必欲以此加誣蓋欲使之犯咫尺之威干雷霆之怒其設意也深矣臣又有可得而辨者敏子身為外臺効一大將關係國體一毀一譽宜出至公臣五月二十二日得敏子十五日書以乞祠乞備申中間有曰若以濠梁處文德則名正言順又是以有用之才居有用之地且可以少報梁援壽之功正如滿盤大勢於緊要處下一得力之子

是敏子固以文德為當才也曾未數日刻䟽遽聞乍賢
乍佞如出二喙于是可以窺其心矣蓋敏子自敵圍壽
而頗有幸灾之心壽圍既解蹤跡不安惟恐他人得以
軋已且又傳聞廟論將以文德為代此固望而忌之矣
適文德輕舟夜下敏子河濱候見而不及之意謂不過
我而簡我于是始大鳴以求洩其怒然敏子薦之以示
其恩刻之以拒其來今日是則前日之非何相反如是
哉傳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敏子盡亦自愧乎語曰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于敏子有焉臣猥分閫寄所賴文武之士相與叶濟處心持論豈敢不平如敏子之政固有可議者臣皆不敢及但不有以辨文德之枉誅敏子之心則三軍百將聞此寧不解體用敢聲述公論上瀆聖聰如文德委是精忠可當事任臣敢以闔門百口保之異時文德或不如所言臣甘當同罪臣愚欲望睿慈恢洪聖度屏絕流言俯察樂羊盈篋之謗免賜參母下機之疑俾文德勉厲一心展布四體以當邉面共濟事機

豈惟文德之幸實臣之幸

可齋續藁後卷三

可齋續槀後卷四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辭免召赴行在

臣自荆入蜀由制建宣雖腹背之敵粗支何毫髪之勞可紀特效嚴召仰戴隆恩顧臣力戎三邊丐歸五載患難早涉血氣易衰精慮既殫分量亦極况以積憂而致疾秪宜息影以養疴自知甚明寧復可用兹頼保全於

末路遂酬退佚於故邱儻假亏旌未棄帷蓋則是前言皆偽僉論謂何福過而灾必生力盡而誼當止回天有冀蹐地敢陳伏望聖慈俯鑒愚悃特賜寢收召之命從休致之祈自兹殘息未泯之年莫匪大造更生之賜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帥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雖歷四封何補一畫齒髮衰而心力竭憂患早而疾疢侵此孤蹤所丐一歸而五載具陳累疏乃蒙不黜而召甫解即除晉之書殿之大

名處以帥藩之福地聖恩至厚愚分固榮第臣曾上印未幾且納履者屢心迹正顧休於一壑夢想豈敢到於三山投閒置散私計已宜辭危就安公論寧恕恐貽顛覆適累保全伏望睿慈曲鑒真悃收回新除之命俯遂終老之祈更生此恩九殞莫報

第二辭免

臣恭誦訓辭感深悃愊退惟臣以孤危之跡本無毫髮之勞自知精力之衰不勝藩翰之寄所以四五年而來

無歲不上丐休之牘高高在上實鑒此心玆蒙矜其間
闕之遠役既遂其全歸畀之優游之美職復示以崇奬
恩隆寵異何翅更生臣平昔環轍四方雖艱險勿避適
彼樂土詎敢不承第惟八年于役邊最蔭閒萬里甫還
神觀未復正以血氣凋耗暈眩間作日惟藥裹是事自
此茍安家食或可粗保餘齡倘猶貪榮自是迷戾雖公
朝未忍奬蓋之遽棄而微臣豈堪鉛刀之再割若勉強
復出則慚負累陳用瀝由衷終祈反汗伏望皇帝陛下

施鴻恩於不報憐馬力之已窮早賜收回成渥許令請
老俾全晚節知戴聖恩

第三辭免

臣拜稽祇誦感戴彌深顧惟奔走之微臣倍費生全之
大造洊承明訓因玆先朝昔之嘗帥蜀而守閫者臣浚
以宣威出越五年始除臣汝愚而閫制還歷再歲始授
如臣無能為役去官曾幾何時廼異渥之遽加視前修
而實靦矧臣蚤衰多病請累得閒苟安野處庶保餘年

復冒蕃宣是徼大戾恃際逢之千一致蒙瀆之再三伏
望睿慈俯矜愚悃速賜收回恩命改畀時髦俾遂初心
免誤隆委不勝幸甚

辭免湖南安撫大使奏

聞命涣汲撫躬震灼竊惟三朝元會方將開長泰之期
一道牽連所以重帥師之命匪求邦哲曷副岳咨如臣
者一朴無能屢試罔效比驅馳於諸閫復閲歷於八年
賴從欲以子祠獲投閑而問里甫休餘息甘老頹齡敢

期有旨以起家仍使叨恩而作牧明時未棄人所歆榮
綿力勿勝已則危懼況長沙昔雖内地在今日則為要
藩南嶺北荆實相壤接左融右靖皆可道通自敵萌入
腹之姦而剥有及膚之慮將客防於後户須善踵於前
規臣鼓三而竭昌克即戎矢一不中必至誤事倘勿能
於傴僂恐寧免於顛隮欲望聖慈俯矜愚悃收回成命
改畀時髦俾安香火之緣實戴乾坤之造

再辭免奏

誦風霄之詔令感天地之恩私一介至愚再瀆則罪第
念臣誤膺簡拔荐玷藩宣凡淮襄嶺蜀之徧更皆城郭
封疆之重寄當艱危之際亦冒昧以前雖事功初無可
稱然精力因此盡竭今復起家而作收固當報國而捐
軀但臣丐休已累年投閑纔數月餘息甫甦重任曷勝
此猶私憂抑思公計伏讀荆雍齒唇之有訓固無楚越
肝胆之不孚祇慚皆已試而寡謀何以副共濟之責望
恐將士習聞其不武將遐陬玩視而相輕大懼震于躬

不幸乎隣只當良其背自知所止用殫愚悃荐扣睿聰
伏望聖慈曲回神算念戎旃之久歷俾家食之少安溝
壑未填涓埃嗣報

三辭免奏

伏讀訓辭感深悃愊竊惟十行賜札委寄為至隆三命
循墻控辭幾已罄以洪造未加於捐棄顧微臣敢憚於
驅馳第念臣徒有孤忠初無長慮雖天幸屢當於邊面
每日虞難保於病軀連年以來累疏請老蓋恐踈庸而

敗事匪求安佚以便身自蜀予還辭閩從欲且傍加於祠廩正仰戴於聖恩今倘為長沙之行此不但重門之責隣壤相関之脉絡間諜實籍於輔車有撫摩之政則根本弗揺有鎮壓之威則藜藿不採臣既虧素望且迫衰年老馬於故道已忘微蝱而負山必踣茲懷瑟縮懼誤倚毗以先事而憂之惟陳力而止爾輙忘萬罪存布寸衷伏望睿慈深為國計別擇精明之士付以安藩曲全疲軟之蹤俾安末路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

聞命戰兢措躬無地竊惟邊腹交迫人心共危朝廷有所使令臣子豈敢辭避但以臣屢更邊任智慮久凋竭來湘牧精采盡索方以傳兩隣之騷繹未知保一道之奠安何有兼人之才可膺越境之寄竊窺神算猶録舊勞謂其嘗用荆而援蜀邊今遂復以湘而預嶺事然而以今揆昨大有不侔蓋以荆制蜀猶以實應實以湘制廣幾以虛馭虛何則荆閫有兵刃有資財有將帥又臣

以四五年經畫之力三數司僚佐協濟之長可以運掉而蜀之大勢則亦有城有險有兵有糧以此賴國之靈因人成事獲紓危急僅免曠瘝是猶以實應實苟可為也今則湘中無勁兵可調無民將可使無餘財可用無堅城深池可以自立前後侍幸左右倚隣自謀猶慮弗蔬何力可以它及兼廣右邊面兵脆而且單城惡而弗險公家瘠而無力今將防遏數千里轉戰深入之敵方欲且仰千百輩遠戍之師以控三四郡汗漫之邊面以

此責之應接望其倫禦空名徒假實患曷支是殆以虛馭虛交相累耳兼湘嶺相去迢遠當幸敵不窺闖則已設如傳聞所及倉卒難應臣者黽勉受任徒彼此諉責未見其為救急之策也用是敢瀝衷赤祈扣睿聰伏望
聖慈收回已降指揮庶得二廣帥臣各共乃職臣亦得以苟安湘部免誤國事

辭免兼廣南制置大使奏

衰朽孤蹤間關四塞自壬寅之春已當邊閫今十六年

迨壬子以後累申休致凡四五載實以齒髮已凋落精力已殫窮恐誤國家願老田里去夏甫遂退閒之請今春忽被藩宣之除意謂公朝亦憫其舊勞姑使少佚於內地揭來之戍曾幾何時應接隣境征調繁興遣發綑解期會峻迫獄訟疲於梳剔器甲費於繕修皆勉強以支正曠戾是懼上命忽令於兼制愚忠已慮於弗勝敢謂因南服之過虞復使踵西征之故步此決無可兼之事體固不待言然創置未有之司存何可徒手況嶺外

自有任責之寄而日來比之前時已甯添此贅疣衹自
多費亦恐肝膽不能盡孚矧如微臣昔雖帥桂既身染
於瘴且痛及其孥今驅馳又更萬里之還而血氣非前
十年之比一之已甚再其可乎茲望風已為之寒心豈
臨事可責其禦患儻輕冒受將重傾覆然臣既聞成命
潭已有權官不應復滯逗以遲留只得急解組以控告
臣已將潭州倉庫錢穀截日損結帳狀及將潭州牌印
職事於今月十六日牒付運判洪其交割管幹一面挈

出舘舍其安撫司職事則臣存留大使印時暫行事以
都總官印并併筭本司錢物牒洪運判候管幹留司外
誰不避雷霆之威祈俯回日月之鑒伏望曲憐危悃深
入睿謨特賜收還新除併免所居舊職兹實為於國計
非但徇於私情臣更生此恩九殞莫報

再辭免奏

伏讀訓辭退深震懼命出君父在臣子豈敢愛身乃者
初八日臣已具狀奏以節制廣南驅馳一入已於十一

日起離潭州見今在道但是制置大使之命却不容不
力控告者近者臣準省劄指揮令臣不許文具辭免以
誤國事臣竊謂今日南中之事正當上下以真實相應
共禦外患臣若不量事勢輕重冒昧祇受此却是以文
具塞責今來力伸辭免正是不敢以文具輕應欲以忠
實報陛下也伏念臣駑駘無似蒙陛下束拔以來在淮
在嶺在荊在蜀屢當闖邊前後惟恐稍有誤國幸未曠
敗今茲再入嶺表既受隆委豈敢不竭犬馬之力曰制

置曰節制官名雖異氣力則一但以節制徃則經闈可以共事協濟司存不致創生費耗若必建制闈帳前豈可無兵甲萬人庫帑豈可無錢物千百萬貫有其名而無其實只以空言號令徒手經畫却恐虧中國之事體啓四方之輕侮此臣所以力告陛下乞收回新命也兼考國家三百年來二廣不曾遣執政資格置立大閫皇祐儂智高不過一賊朝廷命狄青雖合湖南北廣東西為一又詔鄜延環慶涇原擇蕃落廣鋭騎軍以配然不

過經制盜賊事畢即還熙寧間郭逵之討交趾僅一小夷雖令兼荊湖廣南宣撫亦不曾久建司存至富良江即還蓋以二廣事力孱薄難以贍給國家不過因事遣使未嘗專置大閫也臣今若受制置之命以入姑為之則具文實為之則無力而况與敵相持又與二臣之時不同應酬稍差成敗所係臣身何恤國事繫焉只得不避萬死再伸真實之請伏望陛下恢乾坤之量回日月之明斷自宸衷收還成命所謂刻印鎖印適表聖心之

公臣敢不誓死以報國恩若以臣辭制受節為罪臣無所逃避干冒天威跼蹐以俟

辭免兼廣西運使奏

祗戍踰月未副閫謀錫命自天俾兼漕節方懼再三之有瀆其於共二以曷堪竊惟帥臣管兵計臣管餉此本朝之舊制因疇昔之屢陳所謂通融乃權宜之規近令分任實處置之當臣頃馬疏奏蓋為邊憂易用武臣召還文吏雖庸老不能力勉倘艱危寧以身當已盛聖恩

曲徇愚請如閩藩之寄敢不消日以祗承若餽餫之司則非衰年之能辦不惟無此精力可施於計度毋乃前所條畫幾欲於兼并公計恐致於勿支私心亦何以自白用殫衷臆洊扣淵聰伏望睿慈收回新命免兼它職專意邊防所有轉運司職事或恐仰具亟欲入奏臣當檢端平丙申湖北閫漕體例權從閫臣委幙僚時暫權管以聽朝廷別行除擢所有兼轉運省劄見寄留靜江府庫不敢祗受

再辭免奏

伏念臣因入廣之行自去冬以來屢勤朝廷之出命臣罪深釁瀆言殆數窮本不敢復有陳請實緣臣雖疆陲之任嘗歷於金穀之事則踈向也精力尚強與夫稟名素定勉令辦集猶且憂虞是以在荆則凡屢辭總餉之司入蜀則不敢預財賦之職況今歲去而智慮已竭時異而事任孔難嶺戍之秋防在前漕餽之日計不足俾司供億須藉精明臣以氣再衰之餘繼肱三折之後甫

玆創闢已覺負乘之勿勝使之兼司必致庖醴之俱廢最是前漕實因臣請而去此在公論猶曰國事而然若強顏居之不疑與扼吭奪之何異得罪朋友負愧神明恐以後議今將益甚於昨必貽敗闕必累簡知用敢再伸激切之悃伏望睿慈早賜處分收回兼漕成命所有廣西運司不但邊餉為急今歲係科舉年分舉行試事近在目前伏乞速除正官免有曠職不勝幸甚

乞免兼漕事奏

一介庸繆本無技能遭逢聖明猥倫繁使往歲精力未衰東西命不敢辭難自壬子在荆至丙辰出蜀五年之間自覺心智不逮恐貽敗闕屢以休致陳請前後不知幾疏歸田甫數月蒙恩守湘辭之勿遂改命來嶺豈堪再役方此尫膺[illegible]閫倏畀兼漕已嘗力伸控免臣向在荆則乞免兼總餉在蜀則不敢預金穀其於財賦實非所長天高勿俞只得冒昧共二今月日未久而司存供億支吾不行朝廷科請煩瀆已甚目今廣西見屯駐戍

諸軍實在計二萬五千餘人自昔所無盡仰漕臣以給一日不可以弗繼此須得一年力方壯心計有餘之士始堪任此而臣衰老益甚志慮已昏疆埸備禦之間猶恐措置之弗及簿書出納之際豈能計算之克精儻值軍興必誤國事是用不避天威祈哀淵聽伏望聖慈俯察臣真切之悃將臣免兼漕寄别選時髦以濟事功免致錢糧疎誤上費朝廷區處不勝幸甚

再乞免兼漕事奏

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臣
邊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雖嘗任
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將以廉
勤有所受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
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兵共二萬
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食一日不可少
闕而漕司連政以來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
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秖見紊煩官吏皇皇相告未免

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畫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無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陛下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一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自敵兵斡至邊隘臣測狡謀萬以事關腹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劓形瘵不能支吾況臣舊時瘴疾今覺不時發動閫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

睿衷俯從免無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寬愚

臣之責實為國計之便

乞休致奏

一介孤蹤百無它技誤遭簡擢屢玷蕃宣始終十七載于茲周旋三四閫之寄中間城壽浚泗復襄葺郢戍蜀解紉備殫駑力數犯危機屢當兵革之搶攘幸免疆事之疎敗然精力久已耗竭衰病亦且侵尋自知甚明不能者止故自壬子至於丙辰籲天丐休五年之間不知

幾疏蒙恩獲歸田里甫閱半期奉命守湘弗容控避劄闈入嶺又復載驅念上恩備極於優隆在微臣敢辭於險阻重冒煙瘴適値風寒以二十年窺闖之狡謀凡兩三月盤泊於近境國威所及兵禍幸紓然而蹊徑已爲幹開隄防宜益加備以熟觀事勢須別作規模若曰一番侵軼亦止若斯設恐再警應酬不過如此則事必有大誤非臣之所敢言其急莫若速求英髦易去老鈍臣雖犬馬下走朝廷亦既寵之書殿視爲政府矣切考自

本朝立國以來政府大臣罕嘗往帥南方止是皇祐間
狄青以平儂入熙寧間郭逵以往交入皆以近臣提重
兵建大閫然青僅留數月逵不及一年祖宗深仁厚意
亦以瘴鄉不欲使之久戍曲示保全故也無敢自紹興
以後諸臣中亦未有十年而兩任桂林者臣固不敢援
此自便實緣臣賤命於新年二運交并火燥必焚身灾
靡虞國計是懼無以向嘗苦瘴幾至殞軀近覺不時發
動頭痛一作殆不可忍豈容頑然不自知退必待誤國

而後止此臣之所以憯瀝血忱以告也日前敵已遁跡民粗息肩靜江城壁修浚已勝前時漕司錢糧出納皆有成籍臣亦無所規避實以老弗勝任如前所陳伏望聖慈哀憐真悃檢照臣壬子以來前後累疏從臣守本官生前致仕凡未死之日皆更生之年干犯霆誅臣席藁俟罪

再乞休致奏

臣伏讀聖訓感極愚衷竊惟疆陲多事之時固匪臣子

乞身之際然揆力苟弗勝於隆委則陳情其敢憚於嚴誅實緣廣西創闢大異三邊狡計姦謀已非一日蹊徑稍有於疎漏江湖即為之震搖安危所關負荷莫重必得壯年有精力之帥別為明時大展拓之圖兵戍無弱形司存有餘力以之撑表托裏而脉絡貫以之居重馭輕而臂指隨即溪猺可聯屬而委心邊城可周密而立脚縱使秋冬之或警庶於宵旰以寬憂臣已迫頹齡無復遠略再來嶺嶠雖越期年詞兵遣將上勤廟謨科鏹

饋糧復資國費凡所以與時而應接皆不過隨宜以支吾職任雖名兩道之制司事力僅及中州之大縣令止以桂林一浚築之役已不勝官民兩虛竭之憂乃者勉禦風寒實繇天幸敵情正爾叵測事會來者無窮為國長慮所當亟更如臣譾才已不足用蓋已驅馳之既久衰病之交侵年運之方究智力之已竭雖欲為必葺之計恐終無可大之規不去而留弗敗則斃用是輒忘再瀆敢瀝寸悰伏望聖慈特垂矜鑒念臣數載之前累丐

休致察臣一歲於此無補事為今已過於狄青數月而歸而不拘以余靖逾年之限曲從愚請俾老首邱實隆天厚地之曠恩誓死日生年而效報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奏

成渥渙頒微衷震栗竊以書殿崇班宸恩至寵昕朝元會奎畫首膺必隆委之克承則殊休之斯稱伏念臣年齡逾邁筋力已衰奉命再南適當斡腹逐敵雖北益為寒心蓋近事幸黽勉以支而後圖正綢繆是急將大為

於規畫必別選於英髦使氣勢壯而可以折衝脉絡通而可以托裏一新布置庶免顧憂臣揣技既五窮丐休已累載不去必至於誤國自分惟有於乞身故於舊冬即陳公奏備殫懇切正徯矜憐求退而乃忽遷俾因而未之革蒙恩則厚懷懼愈深況質病恐不免於煙嵐而災年且難逃於星數方虞速咎何敢叨榮用瀝愚忱冀回聖聽伏望皇帝陛下察臣衷之真實圖嶺事之更張保存孤蹤收還新命檢會近疏特賜俞音使無類蝸壁

之升得以遂狐丘之正更生之造九殞莫酬

第二辭免奏

伏讀明訓感極愚衷竊惟殿帷之高華秩視政塗之邇列初何補報辱此恩除退揆孤踪豈當再瀆實緣臣入春而苦宿瘴連月而甫向安氣體尚爾薾然精力至此竭矣近者洊申丐休之請正俟俞允之音惟嶺當斡腹之防非臣可養痾之所既難勝於重仔詎敢忝於殊榮用再控陳乞從寢免伏望聖慈亟與收回新命改畀時

髦檢照近奏特從休致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第三辭免奏

臣誦聖訓之丁寧感上恩之隆渥聞命則拜在臣宜共第以一介庸瑣之蹤備更四塞驅馳之寄罔功而賞取數已多揣已何能於分當止蓋自壬子在荊之日至於丙辰出蜀之時顧致為臣不知幾奏求退而每加之進律甫歸而復畀之起家固已極其寵榮常恐致於踈敗踰年戍嶺天幸實多抗疏歸田日望得請今乞身之未

許乃錫命之過優其如材殫智竭而事會方殷福過災
生而疾疢頓作此滿盈之當戒豈忝竊之可勝臣近已
恭體訓詞恪供職業顧畢秋冬之守冀寬宵旰之懷乃
若殿幄崇名儒紳高選平生夢想之不到一旦恩數之
遽臨偃然受之速其斃也昔鄭僑力辭邑賞羊祜不受
侯封古固有之今敢援此伏望聖慈軫念由衷之請非
敢飾辭特賜收回新命俾安愚分實拜隆天厚地保全
之造

第四辭免狀

某謹不敢再四奏瀆第念某昨帥荊七年之前已屢陳乞休致非止一疏葢緣艱難早歷精力易衰疾疢相仍頹𦗟已甚分量至此而已極灾咎惟恐於見侵雖黽勉不敢憚勞而支吾轉覺費力方此懼孤於事任豈容冒受於寵榮其為控辭實非矯飾所願畢此冬防而茍免保其晚節以使歸即是隆恩委無過望用敢再瀝悃愊仰瀆威崇伏望鈞慈特賜敷奏寢免新渥俾遂初心實

拜始終生成之造

第五辭免狀

竊惟引辭再四之瀆已重於譴尤殊渥千一之逢允極於榮耀茲久淹於君命幾不近於人情實緣某自知才力之衰庸常恐事任之踈曠抗章請老已屢籲天積憂熏心矧多病日倘分量不知於滿溢是言行未免於背馳被旨弗俞撫躬曷處無是再戍連年而未能寬顧所冀防冬竣事而即請乞骸孤蹤既非久留異數豈容虛

受疊輸悃愊免負甄鎔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察由衷之
懇切特反汗以收還賴皇威或保於封疆以舊職遂歸
於田里更生此德九殞難酬

以病乞休致庚申

臣孤苦餘生無堪為役屬南鄙之孔棘勤當宁之顧憂
仰體隆知重度瘴嶺自去春宿疾頓作已費支持迨秋
及冬應接邊務心勦形瘵屢苦頭疼國事多艱身豈遑
恤有失調理荏苒日久遂成痰厥之疾於四月初三日

眩暈不省幾致危殆今親醫藥將及一月夜不能寢晝不能動呻吟苦楚實不聊生重念秋防已迫之時是豈養痾廢事之日用敢瀝忱哀籲君父欲望聖慈念臣一生徧歷疆埸備竭犬馬之勞未嘗避事察臣年邁命蹇罹此奇疾縱使尚延殘喘亦是廢人特賜宣諭大臣速命閫帥措置邊防從臣近奏與守本官致仕俾臣得保餘骸獲歸舊里實拜天地生全之造

辭免召命奏

成命渙頒拊躬震栗伏念臣重來二廣倏跨三期值邊腹之憑陵幾剝膚之危迫僅全封守實賴威靈正虞勦宵旰之憂難以逭春秋之責自去臘已伸於投劾蒙聖恩未忍於加誅屬以憂慮積於中嵐瘴薄於外倏貽危疾大費醫治自知愚分之滿盈顧乞餘骸之休致屢攖淵聽上犯霆威正此忍命須臾俟命允可敢期天地之造俯念大馬之蹤收名遽頒閒越曷稱載念二十年之去國三四閻之捍邊若得一望日月之光而遂邱樊之

請豈非至願其如五旬卧病四體不仁修塗歸役猶未能保其生向闕觀光豈敢復作此想兼臣自備戍微之役殊無横草之功得寛譴苛已為天幸倏頒命名恐駭衆聞顧當此病廢之餘惟投之閒散則稱用伸危臆上扣洪私伏望聖慈收回新命檢照累牘俾守本官致仕使臣儻扶殘息歸返首邱實拜隆天厚地始終生全之造

貼黄

臣自四月初三日抱病整及五旬玆蒙聖恩除代已
拜天地保全之造第以臣之疾雖無增減奄奄微息
正恐莫保朝夕見輿櫬自隨未知所終靳帥趙祕撰
見在隆興自彼至桂林約非一月程不可深慮其起
發遲緩秋防在即邊閫不可久曠臣自病在告即以
制漕府三司職事劄僉廳取稟參謀豐提刑僉押區
處丈劄錢穀首尾已攢結了畢一一分曉並無綰繫
伏望聖慈令臣不候新帥到司先以三司之職交付

參謀豐提刑時暫管幹以俟新帥之至仍乞催新帥前來之任庶臣早得趂此夏漲挈病骨登舟東下隆恩罔極誓圖結草以報伏乞睿照

起離靜江奏

臣衰病孤踪戍嶺無補跨三年於此僅能措辦桂林之城壁可以永為保固計論罪山積臣所自知仰蒙聖造保全除代予還不幸連月抱病分謂溘先必矣今幸尚存餘息獲俟代者之至趙經畧已批報定約八月初八

日入廣西本府界臣元準發下制置大使司印近七月十五日結局已封寄庫官所有三司交割錢物並有增無虧如漕司軍券科降則已具逐月出豁賬冊並皆繳申矣臣見取八月初四日啟行往興安就舟因迎謁新帥既見而後去自此泝湘出湖泛江而下儻倖獲釋重寄遂歸首邱皆乾坤更生之賜也廣西今歲雨暘時若一稔倍於常年四境貼息邕宜閒邊報節次已從僉聽具申朝廷仰托威靈幸亦寧靜但以臣愚料南丹一路

敵既窺伺將來恐或由此以犯宜陽今冬却須未至有
警然臣亦已語僉舍不可不過為之防發兵增戍宜川
及以錢糧助其修葺關隘目前須可少寬天地也臣以
離桂有日所合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前者屢乞收回召命令守本官致仕久未準回降
緣臣委的卧病未痊見輿櫬自隨修塗猶未可保伏
望聖慈早賜從欲施行

歸里謝宣諭奏

臣今月初一日甫達里舍即準十月二十五日聖旨宣諭仰蒙聖慈念臣分閫嶺表適會孔艱煩言屢及姑爾施行且蒙聖訓諒臣忠忱已加全護令臣安心歸里以迓平和臣拜手恭誦感戴聖造保全之賜至於涕隕伏念臣自壬寅歲蒙陛下擢之守淮庚戌守荊州甲寅解圍甌隘始終蒙被煩使一身自頂至踵淪浹恩渥深願竭犬馬驅馳之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戊午再入嶺右

臣自知精力衰憊必不稱鞭策中間又值年運屯蹇災
咎是虞亦嘗控告天聽乞賜汰去果而連歲值敵大入
以南方素無備之地當此敵二十年斡腹之謀誤國誤
民固所深懼猶幸初年戊午冬黽勉支吾敵不能深入
至已未敵舉擁衆侵軼遂致迫我內地雖嘗調兵追襲
於湖南之境連獲勝捷然不能遏之藩籬之外此臣之
罪也煩言屢及誅竄奚逃仰蒙聖慈僅從薄罰倘非上
恩寬貸則臣虀粉矣惟是臣因積憂熏炙一病已亡閱

月謂必死煙瘴又蒙聖恩曲加保護除代俾歸自秋八
月起離靜江水陸數千里僥倖扶持殘息獲達首邱君
父此恩與天同大銘肌刻骨已未知所報茲準聖諭之
及蒙始終全護一至於此自顧螻蟻微軀未泯一日皆
大造之賜一飲一啄知戴恩私臣雖未即殞而四體不
能舉動恐已成廢人自今得籍覆燾稍安田里從事醫
藥或能少延旦夕皆君父再生之恩生得為幸民死不
為異鄉之鬼誓當銜環結草以圖報稱

又謝宣賜金器

臣今月二十二日承閣長鄭師望恭傳聖旨宣諭以臣
解任言旋賜臣器幣以示眷懷天光所臨對越咫尺臣
聞命驚喜過望措躬無地伏念臣戍嶺罔功分甘譴責
不善調攝抱疾而歸病卧蝸廬生意如髮每念煙嵐之
脫免獲投里舍之寬閒是皆仰賴陛下天生而地成海
涵而春育不忍加之誅斥而終賜保全臣刻骨銜恩矢
心圖報止以沈痾久困恐將朝露之溘先寒谷苟安豈

復春風之歆望詎圖聖造猶軫孤踪憐其廢棄之餘寵以藩庶之錫精鏐重幣式貽隆恩上茗奇芬特頒異品比宜以示諸侯有功之勸令乃以畀一介無用之人可謂聖德之包荒不遺其如愚分之踰涯莫稱臣謹九頓百拜如數祗領於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遥望闕庭臣無任

可齋續藁後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蔣　寬

謄録舉人臣蔣傳馨